

新时代青藏高原史前考古新进展

吕红亮

[摘要] 在全球史前考古学中，青藏高原无疑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单元，“青藏高原史前考古”也成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近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青藏高原史前考古取得惊人进展。文章依据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对拓殖青藏高原、续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青藏高原东部的粟作猎人、早期金属时代的定居点和墓葬等重大问题做了简要评述，并提出：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时间不晚于距今 16 万年前，而且可能通过不止一条路线。不少从距今 10000—8000 年前的

全新世早期，青藏高原就被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从距今 3000 年前开始，随着大麦和牦牛的驯化，



宴尔龙墓地也发现了与朱开沟遗址相似的草原风格的青铜器，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 1500 年。^① 这两个遗址分别位于高原的东西侧，充分表明至少在 3600 年前，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先民就开始使用青铜工具。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大麦首次被引入青藏高原的时间。^② 至于早期铁器，在高原的多处墓葬中都有发现，目前而言，青藏高原西部最早出现铁器且年代较为确定的时间应该不晚于公元前 500 年。^③ 虽然目前我们似乎可以将“早期金属时代”分为青铜时代（3600BP—

3500BP）和早期铁器时代（2500BP—公元前 500 年），但由于考古材料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我们目前仍

然建议使用“早期金属时代”的旧称。

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已经系统发掘的遗址大多位于山前河谷冲积扇。它们主要包括曲贡（3400BP—3000BP）^④、昌果沟（3400BP—3000BP）^⑤ 和邦嘎（3000BP—2200BP）。^⑥ 这 3 个遗址相距不远，从出土的物质遗存来看，它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该地区公元前两千纪后半期最独特的物质标志是精心制作和带有复杂装饰的磨光陶器，^⑦ 主要以早期曲贡和昌果沟遗址为代表。然而，正如最近发掘的邦嘎遗址所见证，该地区的物质文化在公元前 1000 年早期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在器物上的指征就是细石器、磨制石器和磨光陶器的逐渐退场。

这一物质变化也反映在植物组合的模式上。来自曲贡和昌果沟遗址的古植物学证据表明，从距今 3400 年前到距今 3000 年前，该地区驯化的作物包括从黄河流域驯化的粟黍和从近东驯化的大麦、小麦和豌豆，在一些遗址还包括荞麦。^⑧ 然而，在大约距今 3000 年之后，以邦嘎遗址为代表，小米似乎逐渐从这个地区的人类饮食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大麦为主的作物结构。^⑨ 在邦嘎发现的巨型磨盘表明，大麦可能被磨成了粉食用，这不禁让人想到今天在青藏高原最流行的独特的麦作的粉食传统——糌粑（炒过的大麦磨粉与水或酥油茶混合）。这种粉食传统很可能是与西南亚的农作物和

① D'Alpoim Guedes, J. and Hein, A., "Landscapes of Prehistoric Northwestern Sichuan: From Early Agriculture to Pastoralist Lifestyles",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Vol. 43, 2018, pp. 121-135.

② D'Alpoim Guedes, J. A. and Lu, H. et al., "Early evidence for the use of wheat and barley as staple crops on the margins of the Tibet-

饰精美的木箱棺材，可能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南缘。青藏高原西部墓葬中发现的丝绸、木制品、草篮子、珠子和茶叶来自塔里木盆地南缘或南亚的印度洋地区，表明喜马拉雅地区与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密切联系，^① 在青藏高原西部和印度西北部的墓葬中出土了几乎相同的陶器，更有可能是陶器跟随人们的移动而移动。^② 最近对木斯塘葬地的古 DNA 研究表明，这一人群的基因组来源与青藏高原中部

在全球史前考古学中，青藏高原无疑是一个有趣的研究单元，“青藏高原考古”也成为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青藏高原地域辽阔，环境险恶，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我们目前对考古遗存的了解并不全面，时空分布也不均衡，尚无法建立起当地的考古年代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这一领域，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学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和研究进展。一些研究为了满足顶级出版物的故事性需求，^④ 某种程度上调高了“修饰”色彩，但这些暂时性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来检验，不能被视为定论。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人类进入青藏高原的时间不晚于距今 16 万年，而且可能不止一条路线。至少在全新世早期，青藏高原就被狩猎采集者长期占据。从大约距今 3000 年开始，随着大麦和牦牛的驯化，人口流动性逐渐增加，牧业大规模地扩展到高原的边缘，出现了长距离的贸易网络、巨型定居点和社会分层。

可以预见，未来青藏高原的史前考古学将继续由中国考古学家绝对主导，国际学术界对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热情也将不断高涨。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扩大考古田野调查和发掘的地理覆盖面，更准确地确定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并积极推动多学科方法的整合，特别强调区域尺度的环境变化、遗址尺度的动植物资源利用的特殊性，并致力于研究高海拔适应与经济转型、文化景观利用和社会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

[本文责任编辑 央宗]

New Progress of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 the New Era

LYU Hong-liang

Abstract: In global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s undoubtedly an interesting research unit, and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as become a rapidly developing research field. In the last decade, with an increasing involvement of researchers,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Based on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research,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major issues of plateau colonization, epipaleolithic hunter-gatherers, eastern plateau millet-hunters, early Metal Age settlements and burials, and proposes that humans entered the plateau no later than 160,000 years ago probably through more than one route, and from 10,000—8,000 years ago, the plateau was occupied by hunter-gatherers for a long-term duration; from 3,000 years ago, with the domestication of barley and yaks, population mobility gradually increased, pastoralism expanded to the margins of the plateau on a large scale, and long-distance trade networks, giant settlement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emerged.

Keywords: Qinghai-Tibet Plateau;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Hunter-Gatherers; Millet-Hunters; Metal Age